宋史/卷3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五十八 ◄

宋史
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八

► 卷三百六十

李綱 下

紹興二年，除觀文殿學士、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。是時，荊湖江、湘之間，流民潰卒群聚為盜賊，不可勝計，多者至數萬人，綱悉蕩平之。上言：「荊湖、國之上流，其地數千里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。今朝廷保有東南，控馭西北。加鼎、澧、岳、鄂若荊南一帶，皆當屯宿重兵，倚為形勢，使四川之號令可通，而襄、漢之聲援可接，乃有恢復中原之漸。」議未及行，而諫官徐俯、劉斐劾綱，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宮。

四年冬，金人及偽齊來攻，綱具防禦三策，謂：「偽齊悉兵南下，境內必虛。儻出其不意，電發霆擊，搗潁昌以臨畿甸，彼必震懼還救，王師追躡，必勝之理，此上策也。若駐蹕江上，號召上流之兵，順流而下，以助聲勢，金鼓旌旗，千里相望，則敵人雖眾，不敢南渡。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，設奇邀擊，絕其糧道，俟彼遁歸，徐議攻討，此中策也。萬一借親征之名，為順動之計，使卒伍潰散，控扼失守，敵得乘間深入，州縣望風奔潰，則其患有不可測矣。往歲，金人利在侵掠，又方時暑，勢必還師，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。今偽齊導之而來，勢不徒還，必謀割據。奸民潰卒從而附之，聲勢鴟張，苟或退避，則無以為善後之策。昔苻堅以百萬眾侵晉，而謝安以偏師破之。使朝廷措置得宜，將士用命，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？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。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。」詔：綱所陳，今日之急務，付三省、樞密院施行。時韓世忠屢敗金人于淮、楚間，有旨督劉光世、張浚統兵渡河，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。

五年，詔問攻戰、守備、措置、綏懷之方，綱奏：

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，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；勿以東南為可安，而以中原未復、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；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，而以軍政未修、士氣未振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虞。則中興之期，可指日而俟。

議者或謂敵馬既退，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，臣竊以為不然。生理未固，而欲浪戰以僥倖，非制勝之術也。高祖先保關中，故能東向與項籍爭。光武先保河內，故能降赤眉、銅馬之屬。肅宗先保靈武，故能破安、史而復兩京。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，將士暴露之久，財用調度之煩，民力科取之困，苟不大修守備，痛自料理，先為自固之計，何以能萬全而制敵？

議者又謂敵人既退，當且保據一隅，以苟目前之安，臣又以為不然。秦師三伐晉，以報殽之師；諸葛亮佐蜀，連年出師以圖中原，不如是，不足以立國。高祖在漢中，謂蕭何曰：'吾亦欲東。'光武破隗囂，既平隴，復望蜀。此皆以天下為度，不如是，不足以混一區宇，戡定禍亂。況祖宗境土，豈可坐視淪陷，不務恢復乎？今歲不征，明年不戰，使敵勢益張，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，日以損耗，何以圖敵？謂宜於防守既固、軍政既修之後，即議攻討，乃為得計。此二者，守備、攻戰之序也。

至於守備之宜，則當科理淮南、荊襄，以為東南遮罩。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，以強兵巨鎮，盡在淮南、荊襄間。故以魏武之雄，苻堅、石勒之眾，宇文、拓拔之盛，卒不能窺江表。後唐李氏有淮南，則可以都金陵，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，遂以削弱。近年以來，大將擁重兵于江南，官吏守空城於江北，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，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。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，屯重兵以臨之，分遣偏師，進守支郡，加以戰艦水軍，上運下接，自為防守。敵馬雖多，不敢輕犯，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。有守備矣，然後議攻戰之利，分責諸路，因利乘便，收復京畿，以及故都。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，則以弱為強，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，逆臣可誅，強敵可滅，攻戰之利，莫大於是。

若夫萬乘所居，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，然後能制服中外，以圖事業。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，江山雄壯，地勢寬博，六朝更都之。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，謂關中為上，今以東南形勢而言，則當以建康為便。今者，鑾輿未復舊都，莫若且于建康權宜駐蹕。願詔守臣治城池，修宮闕，立官府，創營壁，使粗成規模，以待巡幸。蓋有城池然後人心

不恐，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，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，此措置之所當先也。

至於西北之民，皆陛下赤子，荷祖宗涵養之深，其心未嘗一日忘宋。特製於強敵，陷於塗炭，而不能以自歸。天威震驚，必有結納來歸、願為內應者。宜給之土田，予以爵賞，優加撫循，許其自新，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，莫不感悅，益堅戴宋之心，此綏懷之所當先也。

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，有英武敢為之志，然自臨禦，迨今九年，國不辟而日蹙，事不立而日壞，將驕而難禦，卒惰而未練，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，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。使陛下憂勤雖至，而中興之效，邈乎無聞，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。

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，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？平居無事，小廉曲謹，似可無過，忽有擾攘，則錯愕無所措手足，不過奉身以退，天下憂危之重，委之陛下而已。有臣如此，不知何補于國，而陛下亦安取此？夫用人如用醫，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，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。今不詳審其術業而姑試之，則雖日易一醫，無補於病，徒加疾而已。大概近年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，而以治兵為失策，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，而以進禦為誤國。上下偷安，不為長久之計。天步艱難，國勢益弱，職此之由。

今天啟宸衷，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，親臨大敵。天威所臨，使北軍數十萬之眾，震怖不敢南渡，潛師宵奔。則和議之與治兵，退避之與進禦，其效概可睹矣。然敵兵雖退，未大懲創，安知其秋高馬肥，不再來擾我疆埸，使疲於奔命哉？

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，惟自昔創業、中興之主，必躬冒矢石，履行陣而不避。故高祖既得天下，擊韓王信、陳豨、黥布，未嘗不親行。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，十三年間，無一歲不親征。本朝太祖、太宗，定維揚，平澤、潞，下河東，皆躬禦戎輅；真宗亦有澶淵之行，措天下于大安。此所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。

若夫退避之策，可暫而不可常，可一而不可再，退一步則失一步，退一尺則失一尺。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，則關陝、河北、河東失矣；自維揚退而至江、浙，則京東、西失矣。萬有一敵騎南牧，復將退避。不知何所適而可乎？航海之策，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，此又不可之尤者也。惟當于國家閒暇之時，明政刑，治軍旅，選將帥，修車馬，備器械，峙糗糧，積金帛。敵來則禦，俟時而奮，以光復祖宗之大業，此最上策也。臣願陛下自今以往，勿復為退避之計，可乎？

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，則有和親，仇讎之邦，鮮復遣使。豈不以釁隙既深，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？東晉渡江，石勒遣使于晉，元帝命焚其幣而卻其使。彼遣使來，且猶卻之，此何可往？假道僭偽之國，其自取辱，無補於事，祗傷國體。金人造釁之深，知我必報，其措意為何如？而我方且卑辭厚幣，屈體以求之，其不推誠以見信，決矣。器幣禮物，所費不貲，使軺往來，坐索士氣，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，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，是和卒不成，而徒為此擾擾也。非特如此，于吾自治自強之計，動輒相妨，實有所害。金人二十餘年，以此策破契丹、困中國，而終莫之悟。夫辨是非利害者，人心所同，豈真不悟哉？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，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，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。臣願自今以往，勿復遣和議之使，可乎？

二說既定，擇所當為者，一切以至誠為之。俟吾之政事修，倉廩實，府庫充，器用備，士氣振，力可有為，乃議大舉，則兵雖未交，而勝負之勢已決矣。

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，藩方者枝葉也，根本固則枝葉蕃，朝廷者腹心也，將士者爪牙也，腹心壯則爪牙奮。今遠而強敵，近而偽臣，國家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，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，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。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，則是非明，賞罰當，自然藩方協力，將士用命，雖強敵不足畏，逆臣不足憂，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。

臣昧死上條六事：一曰信任輔弼，二曰公選人材，三曰變革士風，四曰愛惜日力，五曰務盡人事，六曰寅畏天威。

何謂信任輔弼？夫興衰撥亂之主，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，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，父子兄弟之于一家，乃能協濟。今陛下選于眾以圖任，遂能捍禦大敵，可謂得人矣。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，無事形跡，久任以責成功，勿使小人得以間之，則君臣之美，垂於無窮矣。

何謂公選人才？夫治天下者，必資于人才，而創業、中興之主，所資尤多。何則？繼體守文，率由舊章，得中庸之才，亦足以共治；至於艱難之際，非得卓犖瑰偉之才，則未易有濟。是以大有為之主，必有不世出之才，參贊翊佐，以成大業。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，多為小人之所忌嫉，或中之以黯暗，或指之為黨與，或誣之以大惡，或擿之以細故。而以道事君者，不可則止，難於自進，恥於自明，雖負重謗、遭深譴，安於義命，

不復自辨。苟非至明之主，深察人之情偽，安能辨其非辜哉？陛下臨禦以來，用人多矣，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，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；而陛下寤寐側席，有乏材之歎，盍少留意而致察焉！

何謂變革士風？夫用兵之與士風，似不相及，而實相為表裏。士風厚則議正而是非明，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，考之本朝嘉祐、治平以前可知已。數十年來，奔競日進，論議徇私，邪說利口，足以惑人主之聽。元祐大臣，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，皆社稷之臣也，而群枉嫉之，指為奸黨，顛倒是非，政事大壞，馴致靖康之變，非偶然也。竊觀近年士風尤薄，隨時好惡，以取世資，滃詘成風，豈朝廷之福哉？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，固許之以風聞，至於大故，必須核實而後言。使其無實，則誣人之罪，服讒搜慝，得以中害善良，皆非所以修政也。

何謂愛惜日力？夫創業、中興，如建大廈，堂室奧序，其規模可一日而成，鳩工聚材，則積累非一日所致。陛下臨禦，九年於茲，境土未復，僭逆未誅，仇敵未報，尚稽中興之業者，誠以始不為之規模，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。邊事粗定之時，朝廷所推行者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，至於攻討防守之策，國之大計，皆未嘗留意。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，亦無不可為之時。惟失其時，則事之小者日益大，事之易者日益難矣。

何謂務盡人事？夫天人之道，其實一致，人之所為，即天之所為也。人事盡於前，則天理應於後，此自然之符也。故創業、中興之主，盡其在我而已，其成功歸之於天。今未嘗盡人事，敵至而先自退屈，而欲責功於天，其可乎？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，協心同力，盡人事以聽天命，則恢復土宇，剪屠鯨鯢，迎還兩宮，必有日矣。

何謂寅畏天威？夫天之于王者，猶父母之于子，愛之至，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。故人主之于天戒，必恐懼修省，以致其寅畏之誠。比年以來，熒惑失次，太白晝見，地震水溢，或久陰不雨，或久雨不霽，或當暑而寒，乃正月之朔，日有食之。此皆天意眷佑陛下，丁甯反覆，以致告戒。惟陛下推至誠之意，正厥事以應之，則變災而為祥矣。

凡此六者，皆中興之業所關，而陛下所當先務者。

今朝廷人才不乏，將士足用，財用有餘，足為中興之資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欲大有為，何施不可？要在改前日之轍，斷而行之耳。昔唐太宗謂魏征為敢言，征謝曰：「陛下導臣使言，不然，其敢批逆鱗哉。」今臣無魏征之敢言，然展盡底蘊，亦思慮之極也。惟

陛下赦其愚直，而取其拳拳之忠。

疏奏，上為賜詔褒諭。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。有旨，赴行在奏事畢之官。六年，綱至，引對內殿。朝廷方銳意大舉，綱陛辭，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，措置未盡善者五，宜預備者三，當善後者二。

時宋師與金人、偽齊相持於淮、泗者半年，綱奏：「兩兵相持，非出奇不足以取勝。願速遣驍將，自淮南約岳飛為掎角，夾擊之，大功可成。」已而宋師屢捷，劉光世、張俊、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、肥之上。

車駕進發幸建康。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，修築沿淮城壘，且言：「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，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，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，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。要以修政事，信賞罰，明是非，別邪正，招徠人材，鼓作士氣，愛惜民力，順導眾心為先。數者既備，則將帥輯睦，士卒樂戰，用兵其有不勝者哉？」

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，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、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，奏之。張浚引咎去相位，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。綱奏曰：「臣竊見張浚罷相，言者引武帝誅王恢事以為比。臣恐智謀之士捲舌而不談兵，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，將士解體而不用命，州郡望風而無堅城，陛下將誰與立國哉？張浚措置失當，誠為有罪，然其區區徇國之心，有可矜者。願少寬假，以責來效。」

時車駕將幸平江，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，徒有退避之名，不宜輕動。復具奏曰：

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，必先固人心，作士氣，據地利而不肯先退，盡人事而不肯先屈。是以楚、漢相距于滎陽、成皋間，高祖雖屢敗，不退尺寸之地；既割鴻溝，羽引而東，遂有垓下之亡。曹操、袁紹戰於官渡，操雖兵弱糧乏，荀彧止其退避；既焚紹輜重，紹引而歸，遂喪河北。由是觀之，今日之事，豈可因一叛將之故，望風怯敵，遽自退屈？果出此謀，六飛回馭之後，人情動搖，莫有固志，士氣銷縮，莫有鬥心。我退彼進，使敵馬南渡，得一邑則守一邑，得一州則守一州，得一路則守一路；亂臣賊子，黠吏奸氓，從而附之，虎踞鴟張，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，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，不可得也。

借使敵騎衝突，不得已而權宜避之，猶為有說。今疆埸未有警急之報，兵將初無不利之失，朝廷正可懲往事，修軍政，審號令，明賞刑，益務固守。而遽為此擾擾，棄前

功，挑後患，以自趨於禍敗，豈不重可惜哉！

八年，王倫使北還，綱聞之，上疏曰：

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，奉迎梓宮。今倫之歸，與金使偕來，乃以「詔諭江南」為名，不著國號而曰「江南」，不雲「通問」而曰「詔諭」，此何禮也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。金人毀宗社，逼二聖，而陛下應天順人，光復舊業。自我視彼，則仇讎也；自彼視我，則腹心之疾也，豈復有可和之理？然而朝廷遣使通問，冠蓋相望於道，卑辭厚幣，無所愛惜者，以二聖在其域中，為親屈己，不得已而然，猶有說也。至去年春，兩宮凶問既至，遣使以迎梓宮，亟往遄返，初不得其要領。今倫使事，初以奉迎梓宮為指，而金使之來，乃以詔諭江南為名。循名責實，已自乖戾，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，不待詰而可知。

臣在遠方，雖不足以知其曲折，然以愚意料之，金以此名遣使，其邀求大略有五：必降詔書，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，一也。必有赦文，欲朝廷宣佈，班示郡縣，二也。必立約束，欲陛下奉藩稱臣，稟其號令，三也。必求歲賂，廣其數目，使我坐困，四也。必求割地，以江為界，淮南、荊襄、四川，盡欲得之，五也。此五者，朝廷從其一，則大事去矣。

金人變詐不測，貪婪無厭，縱使聽其詔令，奉藩稱臣，其志猶未已也。必繼有號令，或使親迎梓宮，或使單車入覲，或使移易將相，或改革政事，或竭取租賦，或朘削土宇。從之則無有紀極，一不從則前功盡廢，反為兵端。以為權時之宜，聽其邀求，可以無後悔者，非愚則誣也。使國家之勢單弱，果不足以自振，不得已而為此，固猶不可，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，臣民之心戴宋不忘，與有識者謀之，尚足以有為，豈可忘祖宗之大業，生靈之屬望，弗慮弗圖，遽自屈服，冀延旦暮之命哉？

臣願陛下特留聖意，且勿輕許，深詔群臣，講明利害、可以久長之策，擇其善而從之。

疏奏，雖與眾論不合，不上以為忤，曰：「大臣當如此矣。」

九年，除知潭州、荊湖南路安撫大使，綱具奏力辭，曰：「臣迂疏無周身之術，動致煩言。今者罷自江西，為日未久，又蒙湔祓，畀以帥權。昔漢文帝聞季布賢，召之，

既而罷歸，布曰：'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，一人之毀去臣，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。'顧臣區區進退，何足少多。然數年之間，亟奮亟躓，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，實有系於國體。」詔以綱累奏，不欲重違，遂允其請。次年薨，年五十八。訃聞，上為軫悼，遣使賻贈，撫問其家，給喪葬之費。贈少師，官其親族十人。

綱負天下之望，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。雖身或不用，用有不久，而其忠誠義氣，凜然動乎遠邇。每宋使至燕山，必問李綱、趙鼎安否，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。綱有著《易傳》內篇十卷、外篇十二卷，《論語詳說》十卷，文章、歌詩、奏議百餘卷，又有《靖康傳信錄》、《奉迎錄》、《建炎時政記》、《建炎進退志》、《建炎制詔表劄集》、《宣撫荊廣記》、《制置江右錄》。

論曰：以李綱之賢，使得畢力殫慮于靖康、建炎間，莫或撓之，二帝何至於北行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？夫用君子則安，用小人則危，不易之理也。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。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，其謀數不見用，獨于黃潛善、汪伯彥、秦檜之言，信而任之，恒若不及，何高宗之見，與人殊哉？綱雖屢斥，忠誠不少貶，不以用舍為語默，若赤子之慕其母，怒呵猶嗷々焉挽其裳裾而從之。嗚呼，中興功業之不振，君子固歸之天，若綱之心，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？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